

宋學士文集

五

藏
知
學
堂

PDG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鑾坡集卷第六

祿命辨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公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闡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

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為皆業之士為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胃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

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
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
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
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
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
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
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
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以盡信
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
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
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
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
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
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

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
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李火之餘則羅果何
所取義於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
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李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
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彊度之詳於十一曜之說予
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
度數及所入州郡疆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旣可占國豈不能
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
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
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
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
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
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哲而瘠也至於豐肉而
庫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

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長短而貴
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
蹈道而循德服仁而博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
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
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
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
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
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
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
手執其可乎哉所以先王之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
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拳玉瓚榱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
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璘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又一蚕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末幾璘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璘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爲顯仁帝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

尚可獲之耶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
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
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旻之王京宮記以爲陳惟正李漢
黃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翠岩龔聖予則又以
爲宗室瓘豈或別有所考耶吳叡張天雨讀爲喧爲曜者
非當以釋文鄰字爲是俞希魯辨叨作叩亦大佳而釋文則
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屢屢乎難知哉
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溺則音奴弔翻釋文今借休爲
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考禮之冗未暇及
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真草千字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銑石於二王帖選取千字復召周興嗣

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醜河淡等字人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醜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邪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義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贅也

玉兔泉聯句引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璲過張錄事孟兼於成均秉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史汲玉兔泉瀹茗俄熊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輒

抵掌咲譚呂太常仲善聞之亦驪然來會既啜茗已孟無出
新造玉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
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目之長俾題其首
句餘則以次而續闢險據勝關關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
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淒迷載塗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
亦騎驢去朝天矣明日孟無將屬遂作小楷繫詩於銘左
徵予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花其回旋飄泊曷嘗
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饋咏詩輟然而一咲豈
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太半獨予父子與孟無居越
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簪而歸支九節筇訪孟無白
石山房邀咏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之閱恍
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無子諒皆以
字名熊君字伯頴劉君字子高子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
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漁兔奔北奇徵井渫發新斲鼎自
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綠孟蕪儲精本從金生色絕勝玉子諒
霜毛蘸寒飲雪毳翻夜浴崧釀冽補酒經沐丹驗仙籙仲善
杵春蟾宮棄珠噴鱣堂觸璫孕月生陰精觀天漏晴旭漁水
澄毛骨豎鑑澈須眉燭鼎鏡名徒自奇檜行檣難贖孟蕪雖
涇東郭校難洗上蔡辱子諒引滿瓶未羸探幽縵頻續崧流
壘滲銀床出實澣瓊粟仲善醉沃目暈花凍汲指連豚璫濡
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瀟光沉天上魄祥啓地中燭鼎檣辭
挹餘清盥薦甫嘉告子諒劖刺非二師池移豈身毒孟蕪燕
支愧瑤陳塩鹵鄙富蜀崧不動疑窪雪頻挫咲風燾仲善天
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東璫劇噉覺廖凍蹶足想个于瀟感涕
虎爪跑輦吸須臂曰鼎繫士濯冠纓渴卒卸刀韞子諒精當
印君降液或井宿督孟蕪誰知鍾宿分脉與伊洛屬崧錫名
爾固嘉戰句吾何局仲善聯將指鼎比疾勝擊鉢促璫驚風

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咏聊可錄瀛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
摩挲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
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寂深者唯金華
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
部主事張學登朱希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
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廩夫其字
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大師虞
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嵩五李時錢氏有國嵩仕至丞相
自譜爲浙院嵩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
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
高祖文振曾祖文脩以善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
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

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姪夢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
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
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南東粥廐馬以益養
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顧
不多於良馬邪躬爲裝橐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
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卽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
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拒吮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
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糾結蛇蟠不可解君
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今時鹽賦病戾君爲食不
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
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十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
桐原墓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筇於前筇發孽芽枝葉鬱如也
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

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
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
劇曹素號難治君曰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
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
卽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擿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
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
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脩纂禮
樂書頒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

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
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
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
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

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
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

原以六月癸亥舉樞藏馬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
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
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鍵春秋透
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
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
祈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
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
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觀商敦周
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
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
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
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鑄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繫懷遇天爽氣清
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

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
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
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
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顧
眄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丞罵曰昔張籍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
君數竒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
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傳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
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
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
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咲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隣所竊
其僮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冒
受金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
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

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融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巍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籍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迤綿而弗絕則其燾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濂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挾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